





原件短缺

1 - 78頁

孟子孫卿列傳第十一

古史三十四

孟子鄒人也名軻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學於孔子之孫子  
思明孔之遺業游事齊宣王宣王始以爲卿不用其言孟  
子致爲臣而歸又欲中國而授之室養弟子以萬鍾子孟  
不願也去齊適梁梁惠王方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  
於秦折節下士將以求報問利國於孟子孟子曰王何必  
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惠王亦不能用孟子往來齊梁之  
間見梁襄王齊湣王間適魯適宋適鄒適滕庶幾或用魯  
平將見孟子而嬖人臧倉沮止之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  
過宋見孟子說之及即位使然友見孟子於鄒孟子誨之  
三年之喪文公行之旣而之滕教之井田學校四方之士

聞滕行仁政有相帥而從之者後齊湣王聞燕噲之亂將伐燕沈同以問孟子曰燕可伐歟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齊人伐燕克之諸侯多謀救燕或謂孟子勸齊伐燕何也孟子曰我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以伐燕也乃勸湣王反其耄倪止其重器為燕立君而去史記齊世家言孟子勸齊湣王伐燕是不考孟子也而孟子稱齊宣王伐燕亦失之矣是時秦已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克敵齊威宣王用孫子田忌諸侯東面朝齊秦儀軻衍之徒合從連橫以欺詐苟得相高游談之士得志於時而揚朱墨翟諸子雜學方熾孟子唯明孔氏崇三代之故所如不合知世將大亂恐周孔之道絕而不續退而與其弟子公孫丑萬章

之徒記其平生答問稱道之言作孟子七篇後世傳之蘇子曰孟子生於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暴彊以此游說諸侯諄諄言之冀其或信而諸侯皆習於鄙詐莫以為然者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對曰定于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之君招而撫之天下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也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而

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爲五胡離爲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宗始復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

### 宋受命

藝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鋟僭僞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於漢唐天下既定輕刑厲禁凡所誅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其仁過於前代是以百有餘年兵革不試戶口充溢有死於瘴疫而無死於兵亂蓋自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三騶子皆齊人齊威宣相繼喜士養士稷門之下自淳于髡以下七十餘人高者爲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三騶子前曰騶忌先孟子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遂受相印封成侯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徒始輕騶忌相與設微言挑之忌荅之如響髡等乃服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始終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知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

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賅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分耳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各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王公大人初見其術驚而化之其後亦莫能行衍始以此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師之其見尊禮如此繆下先生自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駟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以干世主云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以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仲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馳逐後見王王志在聲音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淳于生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在彼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待

之髡謝去送以安車駕駟束錦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  
發明其指意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最後駟奘頗  
采駟衍之術以爲書蓋駟衍迂大而閎辯奘也文具難施  
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奘  
轂過髡然其書今皆不傳莊子曰田駢慎到不師知慮不  
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  
羽之旋若磨石之墜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若無  
知之物而已田駢學於彭蒙彭蒙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  
是莫之非其道則釋氏所謂鈍根聲聞者耶  
孫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

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  
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  
申君死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孫卿  
疾濁世君臣不知三代之正而以變詐相怵淫侈相說士  
爭爲小說詭辯以欺惑世俗著書數萬言其辭憤切反復  
卒因葬蘭陵自孔子沒諸子不聞大道之要各以意言之  
老子清淨無爲雖與世疏闊然其本則天地之至理也至  
於列子莊子推而廣之涉迂怪矣然猶不失正也如慎到  
田駢則蕩矣若揚朱墨翟始亦皆有見焉而揚朱破法以  
便身墨翟增法以爲物其說皆不可用此其卓然可得而  
論者也至於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辯雖巧無益於道及楚

之尸子阿之吁子今皆不傳於世

蘇子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一陰一陽陰陽之未形也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陰陽之  
未形也謂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之中中則道也其  
在人爲性及其發而中節仁義禮知之用見於物則所謂  
善亦所謂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之言  
性止於是而已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則指  
善以爲性至於孫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則曰人  
性惡夫善惡皆習也指習以爲性而不知其非二子之失  
一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  
災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者是火之得其性者

也孫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  
孫卿之失則遠矣

孟子孫卿列傳第十一



伍員列傳第十二

古史三十五

伍員楚人也字子胥父曰奢兄曰尚其先伍舉楚之名大夫也楚平王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子建即位以爲太子使奢爲之師費無極爲之少師無極無寵於太子謀陷之言諸王爲娶於秦至而勸王自取之因說王大城城父以寘太子王聽之從而譖之曰建與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奢而使奮陽殺建建亡奔宋無極言於王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爲楚患王使召尚與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遠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爾勉之矣尚至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所食

乎楚并殺之負亡走吳過昭關昭關欲執之負獨身步走  
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漁父乘舟知負之急渡  
之負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有命  
得伍負者賜粟伍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負未  
至吳疾止中道乞食至吳因公子光以見王僚時王僚五  
年也八年吳伐州來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太子建之  
母在鄭召吳人而啓之吳入鄭取楚夫人及其寶器以歸  
明年侵楚滅巢及鍾離負因言伐楚之利於王僚公子光  
將爲亂沮止之負亦知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勇  
謀設諸於光退而耕於野以竅十一年楚平王卒秦女  
之子蒍立是爲楚昭王王僚因楚喪使母弟掩餘燭庸侵  
楚楚師強吳師不能退光因吳國內空乃令專設諸襲荆  
王僚而自立是爲王闔廬闔廬以負爲吳行人楚伯州犁  
之孫嚭奔吳吳亦以爲太宰以謀楚負言於闔廬請爲三  
師以肄楚楚出則歸楚歸則出欲使楚道弊而後以三師  
乘之闔廬以爲然楚於是始病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  
師其令尹囊瓦貪而不仁國人惡之蔡侯唐侯朝於楚瓦  
以賄故三年上之一君歸因子胥伯嚭請師於吳九年三  
師伐楚敗囊瓦於柏舉五戰及郢楚昭王奔隨吳遂入郢  
負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二百始負在楚與申包胥  
及負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負  
鞭平王尸包胥亡存山中使人謂負曰子之報讎其已甚

乎吾聞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  
北面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天道乎負曰爲我謝申包  
胥吾日莫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求  
救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  
之爲出車五百乘救楚與楚子西子期連敗吳師闔廬之  
弟夫槩王亡歸自立闔廬釋楚還擊夫槩王楚昭王乃復  
入郢十九年吳伐越越王勾踐擊傷闔廬闔廬死子夫差  
立二年而報越敗之夫椒越王以其餘兵五千人棲於會  
稽使大夫種厚幣遺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夫差  
將許之負諫曰不可臣聞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昔有  
道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于有仍生少康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虞公思妻以二姚而  
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收夏衆以滅過戈復禹之  
績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  
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  
於是乎克而弗取又將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弗  
可食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  
年之後吳其爲沼乎十一年夫差將爲魯伐齊句踐率其  
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負獨懼曰是豢吳也  
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  
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  
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

未之有也弗聽負屬其子於齊鮑氏太宰嚭因讒之曰負  
恨其計不用將為亂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  
以櫓櫓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  
也吳王聞之怒乃取負尸盛以鷓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  
之為立祠江上命曰胥山吳王既誅負遂伐齊大敗齊人  
於艾陵十四年會諸侯于黃池越入吳二十三年而越卒  
滅吳

蘇子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  
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  
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伍員列傳第十二

孫武吳起列傳第十三

古史三十六

孫武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  
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  
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  
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  
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視心左視左手右  
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  
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  
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  
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  
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六

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  
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  
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  
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  
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  
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  
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  
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亦  
武後世子孫也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  
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臏乃陰使召之臏至龐涓恐其  
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  
如梁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竒竊載與之齊齊  
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三輩於是謂忌曰君弟重射  
臣能令君勝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  
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  
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  
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  
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竒  
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關

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  
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  
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  
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  
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  
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旣已過而  
西矣孫子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  
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  
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  
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

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  
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  
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  
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  
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  
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  
申以歸臆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  
將起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  
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  
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

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起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與翟璜以見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昔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

矣是以哭之文侯以起善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

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  
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  
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  
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矣  
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先與  
魏君言曰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  
恐起之無留心也魏君即曰柰何君因曰試延以公主起  
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起  
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賤尹也則必辭  
于是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武侯疑之而弗信也起懼  
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  
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強兵  
破馳說之言從橫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  
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起及悼王死宗  
室大臣作亂而攻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  
起并中悼王悼王旣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起而并  
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蘇子曰太史公爲司馬穰且傳言齊景公時晉伐阿甄燕  
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子薦穰且景公拔以爲將使寵臣莊  
賈監軍穰且因其後期戮之三軍畏之爲之用命遂以成



功歸爲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攷之景公七年北燕伯款奔齊十二年公朝于晉請燕而納款十三年伐燕取賂而還十八年使高偃以兵納款于陽是歲公朝于晉投壺有言明年晉侯盟諸侯于平邱齊不欲盟晉人怒自是始貳于晉而未絕也四十五年公盟鄭伯于鹹盟衛侯于沙始叛晉自是凡四晉伐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且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且湣王之臣嘗爲湣王却燕而戰國雜說妄以爲景公時邪事旣不信故刪去穰且而獨爲孫武吳起立傳

之矣然曹沫之劫齊桓穰且之却燕晉游說者非一今皆正史記李克稱吳起司馬穰且且不能過曾仲連說燕將稱

曹沫之盟其相襲謬妄之說亦不能盡止也

### 孫武吳起列傳第十三

范蠡大夫種列傳第十四

古史三十七

范蠡大夫種越之二大夫也吳王夫差將伐越以報闔廬之怨越王句踐謀以兵先之范蠡諫曰臣聞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勿爲人害人事不起勿爲人始今君王未盈而溢天時人事不至而欲先之必災於王身王弗聽乃與師遇於五湖大夫種又諫曰吳之與越惟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拾決勝未可成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旣罷弊其民

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王又弗聽遂反夫差  
戰敗於夫椒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召范蠡大夫種而謝  
之蠡曰臣固言之矣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  
地王曰奈何對曰卑詞厚禮以事之不可而身與之市越  
王曰諾乃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許之越王將使蠡守  
國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  
制種不如蠡乃使種守而蠡為質於吳三年而吳人歸之  
居四年民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報吳王召蠡而問之  
對曰未可也臣聞強索者不詳得時不成反受其殃王其  
毋早圖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  
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百姓信讒喜優忠臣解骨其

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  
王召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今伍員驟諫吳王  
吳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生為  
之征其事不成俱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  
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  
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  
乎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  
事何也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可以  
成功今其禍新民恐人知財用資物不足以支長父將同  
其力致其死伐之必殆王姑待之使其民盡其力而無所  
取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極及季秋王又召蠡而問曰今歲

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請之從時猶救  
火追亡人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  
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應之蠡諫曰謀之廊廟失之  
中原其可乎臣聞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弗取反受之  
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惟謀不遷王曰諾弗許  
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  
天極究數而止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  
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  
陽察用之無藝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  
彼來從我固守勿予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及觀其民  
之觀飽勞佚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爲

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  
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追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  
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  
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二年吳師自潰越  
兵歸至五湖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越王  
驚問其故對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君王辱於會  
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請從君之罰王  
曰所以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  
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對曰臣聞命  
矣君行令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越王使工以良  
金爲蠡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爲蠡封邑後世子

孫無得侵蠶之地蠶浮海至齊以書招大夫種種不能用而死蠶遂變姓名自謂鷓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蠶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比布衣之極也父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適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壹牛車

且遣之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旣去不過莊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後復

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聞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

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卹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吝惜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或曰范蠡之師計然游於越范蠡尊事

之九越之政事多計然之策

蘇子曰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紹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足言者如陸遜之於孫權高潁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忤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爲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江湖如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范蠡大夫種列傳第十四

葉公列傳第十五

古史三十八

葉公諸梁字子高楚莊王之元孫也父曰沈尹戌戌初事平王平王城州來以挑吳戌知其必敗及令尹囊瓦城郢戌又曰子常必亡郢昭王即位瓦為令尹戌為司馬瓦貪而不仁楚人惡之戌為之貳而彌縫其闕國人賴焉及栢舉之戰戌與瓦謀所以捍吳而行瓦畏其克吳也背之出戰而敗戌反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三戰皆傷謂其臣吳句卑曰子以吾首免句卑布裳到而裹之藏其身而免其首昭王既定以諸梁為葉公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適晉與晉人謀襲鄭鄭人復之晉人使謀于建請期建暴虐于其私邑邑

人訴之鄭人得晉諜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  
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  
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人之謂信  
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  
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  
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它曰又請許  
之師未起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  
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  
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  
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

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  
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  
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  
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  
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  
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  
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  
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  
蔡方城之外皆曰不可入矣葉公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  
其求無厭食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



子間為王子間不可遂劫以兵子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  
匡正王室而後畀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  
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  
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  
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  
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  
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  
也民知不死其亦大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  
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固帥其屬將與  
曰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  
從葉公使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

石乞而問白公之死對曰余知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  
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師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  
害乃烹石乞子高兼二事國寧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  
使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葉白公之亂陳人情其聚  
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交王問帥於太師子穀子穀曰右  
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  
曰帥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  
以為軍帥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  
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  
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  
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

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朝吉使帥帥取陳麥陳人  
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滅陳王將以王弟子良爲令尹上  
之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子高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  
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楚遂以安蘇子曰孔子稱知  
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  
以溢之則民不訥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溢之動之不  
禮未善也春秋之末諸侯之士知者多矣而未見其仁也  
葉公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  
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  
王之復而身爲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者哉然  
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爲令尹司馬而身老於

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存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昔孔  
子去衛般石相陳蔡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  
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  
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効不見於當世  
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與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  
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  
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  
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  
侯大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  
而獨以其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深疾之與

商君列傳第十六

古史三十九

商君者衛之公族也名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  
爲中庶子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  
公叔病有如此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座曰座之中庶子公孫  
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  
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座  
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  
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  
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  
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  
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座旣死鞅聞秦孝公



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西入秦因  
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  
睡弗聽罷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  
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  
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  
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孝  
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  
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  
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  
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父  
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  
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  
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鞅鞅欲變法恐天  
下議已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  
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  
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  
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  
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吏習  
而民安之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  
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  
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

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自不變法功不  
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  
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桀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  
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吾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  
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  
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  
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  
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  
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  
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榮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

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此門  
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  
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其年秦民  
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  
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道不  
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稱  
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亂化之  
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

造將兵圍魏安邑

秦本紀及此皆言鞅圍魏安邑降之按此

去安邑徙都大梁則於此言圍魏

後鞅欺魏將公子印殺之破其軍然後魏

安邑降之者皆誤也但當言圍耳

居三年築冀闕宮庭於

咸陽秦自雍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集  
五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  
而賦稅平平斛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  
之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  
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鞅  
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言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  
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  
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國賴以盛而  
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  
東徙秦因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  
以為然使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擊

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  
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卬以為然會盟  
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卬因以其軍盡破之魏惠王兵數  
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  
叔座之言也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  
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良曰僕弗敢願  
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  
故不敢受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  
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

曰子不說吾治秦歟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狄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邑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歎服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曰繩秦之貴族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社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駮乘持矛而操闌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之發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旣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蘇子曰解牛之技耻於屠狗禦人之盜耻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事說孝公平蓋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鄭子華欲以鄭爲市於齊管仲不受而諸侯歸之鞅欺公子卬以取魏河



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爲此哉古  
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華  
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賦事末利及  
怠而貧者舉爲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  
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爲寄殺者殺之無罪妻爲逃  
嫁者子不得母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弃市以  
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然鞅之死至於車裂而李  
斯之死至具五刑皆被赤族之禍天之報人豈誣也哉

